

游侠纳兰

(上卷)

温瑞安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温瑞安武侠小说全集

游侠外史

(上卷)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第一部 杀了你好吗	(1)
刀是一场无涯的梦	(3)
右脸的风情	(8)
一张凳子扔死一只蚤子	(13)
一个人一个伤口	(19)
遇上寂寞就说快乐	(26)
没有黑色的午夜	(31)
得意门生	(35)
没有帮不帮的事，只有强不强的人！	(39)
庭院深深十一丈六尺三	(44)
而后……	(50)
第二部：绝对不要惹我	(57)
惊识杜爱花	(59)
美丽的呕吐	(67)
龙之腾也，必潜乃翔	(74)
一条十分高兴的虫	(84)
孤寂以无人的剑，刺伤她	(88)
吃痣	(94)
一步不让，让一步则亡	(101)
我那些小悔不值一提	(107)
高手手下的高手	(110)

好手手上的好手	(114)
第三部：杀亲	(119)
第四部：晚上的消失	(133)
第五部：雪在烧	(147)
颊上映着雪意和火光	(149)
雪地上的血	(155)
雪冰清·雪寂寞·雪冻	(162)
雪天舞剑·雪地火光	(169)
第六部：战僧与和平	(175)
面目可憎的战僧	(177)
打抱不平的何平	(186)
四十一仰五十七伏	(194)
“阿耳伯”史诺	(205)
三十七抽二十九送	(213)
“德诗厅”何富猛	(220)
天登绝顶我为峰	(225)
峰登绝顶我为天	(233)
宁负本门，不负天下	(238)
宁负天下，不负本门	(245)
宁负阁下，不负本人	(251)
第七部：杀手善哉	(261)
第八部：爱上她的和尚	(271)
所有梦都是梦	(273)
所有花都是花	(278)
你的梦还跟少年时一样吗？	(284)
第九部：爱上和尚的她	(291)
为你战死	(293)

为你死战	(298)
你死为战	(303)
你战为死	(307)
第十部：请你动手晚一点	(313)
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为情所苦的	(315)
高曾花的独白：女人是不可以虚掷光阴的	(322)
戴冲寒的想法：女人是不可以独眠的	(329)
第十一部：请借夫人一用	(335)
快哉风	(337)
要闯就闯祸，要打就打破	(342)
秃鹰、老鼠和狗	(347)
吃一惊的艳！	(352)
极美丽就是极痛苦	(357)
你还爱我吗？	(362)
不想伤害她的温柔	(367)
无限无限、温柔温柔、心头心头	(376)
这件事还没完	(380)
离家总是要出走的	(385)
伤伤伤伤伤伤伤！	(390)
伤	(395)
第十二部：游侠纳兰	(397)
歌中山	(399)
古之伤心人	(407)
婉拒的白鸟	(415)
谁杀了他的妹子	(423)
父子	(434)
不胜寂寞的小花	(446)

晚菊	(458)
麻烦	(471)
空中追空	(484)
谁不怕谁	(497)
不死不散	(510)
怪鸟怪飞	(522)
马上上马	(535)
凶手追凶	(550)
王不见王	(567)
帮手断手	(583)
亮剑弃剑	(600)
出刀夺刀	(619)
跑腿废腿	(632)
纳兰一敌	(643)
后记：我不想一步跨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去	(655)

第一部

杀了你好吗

刀是一场无涯的梦

那女子陡然掣出了匕首，向他一步一步逼近来。不知为什么，他竟不能动弹。他不能抵抗、不能闪躲、更不能反击，甚至连动一指头也不可能。眼看那女子已逼了近来，他就是无计可施。他急若锅上蚂蚁，岸上的鱼。那女子逼得如许之近，她只要一动手，就可以杀了自己，可是他仍看不清她的相貌。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只感觉到一股气质、一团气氛、还有一种风情。他为那女子手里的匕首所发出青焰一般的寒芒而灿了双目，并感觉到那匕首因曾藏在女子的怀里而有点余温。那女子举起匕首之际，袖衿落到小臂上，那眩人的白皙，像一只可恶的鹤。那女子是来杀他，那女子一定会杀他的。他就要死了，他甚至揣摸到匕首插入他肌里的锐烈感觉。可是他还不知道那女子是谁，他也不知道那女子为何要杀他——

他乍然惊醒。

第一件事，他先要肯定一点：刀还在不在身边？

在。腰畔和背上的刀仍在。

刀在，命便在了。

第十八次了，他做同样的一个梦。

完全同样的梦。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惊醒。

醒后的他，汗流浹背，只觉秋意里一阵又一阵的凉飒。

——那女子是谁？

——为什么要杀他？

——她会不会就是……谢豹花！

梦已经醒了，可是在他的感觉里，梦并没有过去，梦醒只是向另一场梦逼近。

一个完全同样的梦。

醒来之后的人生，是寂寞的……

方狂欢一向喜欢做梦。他平生爱热闹，交最值得交的朋友、做最难做的事、玩最好玩的女人、杀最难杀的敌人！

就算在生活里，偶然孤单，在他的梦里，也是呼朋唤友，痛饮高歌、热闹得又闹又热！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有这样的梦：一个女子，哀哀切切地挽着匕首，要刺杀不能动弹的他。在梦里的他，却只能满怀惶疚，而非仇恨填膺。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开始逃亡的时候吧？

——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逃亡呢？

他拍了拍午睡后微疼的后脑，微吁一口气：

——都是因为寒溪畔那件事。

——那件他应做而不该做的事。

——如果那件事他不出手，或从头到尾都不插手，今日他就不会逃到这样荒僻的地方，在孤独中颤抖，在凄寂里难受，而是跟他所创立的“小蚂蚁”里的一众兄弟，把酒饮得最痛快、把钱花得最浪费、把生命激发得最豪壮了！

现在呢？

“小蚂蚁”已七零八落，死的死、躲的躲、背叛的背叛、匿藏的匿藏，剩下的四名兄弟中，只有薛剑和朱铁儿，伴他亡命天涯。

在江湖上，只要拿起了刀，就是一场无涯的梦。

直至着刀时才梦醒。

他独错错沉沉的，在榻上不大愿意起来，然后他听到剔指甲的声响：

啪、啪……

——一种弹指听声的寂寞。

——想必是薛剑吧？

“醒来啦？”真的是薛剑，他就伫立在花栏之前，跟暮色一般无声无息，甚至已成了暮色的一部分：“该我睡了吧？”

“哇，枉我狂傲一世，今儿却……”方狂欢再怎样渴睡和倦慵，都要挣扎起来，“……落得这步田地。”他说。

这些日子来，他们都未真正的、好好的休歇过。就算是休息，三人中也得有两人是清醒着的。他们睡得比醒着还清醒。

薛剑缓缓转身，走进室内来。

他的步伐跟暮色跨进来一样，你只会感到暮色又浓郁了一些，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进来的，方狂欢却知道他这个兄弟的剑法，就跟暮色一般不可防御。

——暮色交叠着白天晚上，谁能阻止它的传递？

暮秋特别冷凉。方狂欢也觉得有些寒凉。许是因为刚才噩梦乍醒之故？身体一时未能回复平时的状况。

乡关无日月。

外面有数声犬吠，更显乡野的静。

“铁儿呢？”

“在楼下。”

“让他也歇歇吧！”

“还是小心点好。”

这段被人追杀如过街老鼠的岁月里，就算再防不胜防，也得要着意提防。

方狂欢下得楼来，见朱铁儿在跟老板娘攀谈。

自从他们入住这客栈，混得最熟的，就是这店里的老板娘。她特别照顾他们。

可是方狂欢总是觉得：老板娘老是躲在暗处，别有一番妩媚、一份娇娆。那老板却似很惧内，在老板娘面前，大气也不敢吭。

——如果他心情不是那么坏，他现在一定会过去端着酒杯，跟老板娘从地北聊到天南。

在旅途中，总是要有伴儿，谈炉火边的事，不然，在漫漫的长路上，不是苍山暮雪，就是晓风残月，就算不是江湖子弟，又能堪几回心情上的痛苦和坠落的寂寞？

人宁可死得快，不可以老得快。

可是现在是在逃亡中。

方狂欢猛想起寒溪畔的事，就打消了跟老板娘聊天的念头。

朱铁儿见他下楼来，便问：“你醒了就好啦，用饭吧！”

方狂欢笑道：“薛剑在歇着呢！”

“管他的！他要睡就睡好了，我可饿了！”朱铁儿咕哝着：“老板娘这顿饭可是特别为我们下厨的呢！”

方狂欢注目向老板娘。老板娘在柜台之后，就像一盆花放在黑夜之中没了颜色，可是，方狂欢的视线仍似被吸吮了似的，恋恋不舍，不肯转目。

“真是麻烦您了……”

“反正这时节，这儿也没什么客人……”老板娘说：“你们也住了这些天了。真奇怪，总觉得你们未曾好好歇过。今儿，掌柜的说，要给你们几位爷儿加菜，今个儿秋分了啦。”

方狂欢和朱铁儿这样听着的时候，心里都生起了暖意。

哎，游子有家真好。

可是有仇家的游子却有家归不得。

右脸的风情

在这穷乡僻壤里，能弄出连京城金华楼的大厨也只有竖起拇指自叹不如的好菜，自然无怪乎朱铁儿和方狂欢会这般大快朵颐、狼吞虎咽了。

薛剑一闻到菜香就醒。

他是自己走下楼来。

他沉着如故，就像一座走动的山。

每一道菜，他都先用银针醮过，不过，对酒却是例外。

因为朱铁儿是个酒鬼。

——就算一坛酒里只要融了一小粒盐，他都能分辨得出味道来。

他现在便正在大碗喝酒，不管人家举不举杯，他都痛饮如故。

方狂欢心里很清楚：就是因为有朱铁儿和薛剑在，他们才在被“七帮八会九联盟”的人追杀了大半年后，却还可以活生生在这里吃吃喝喝。

朱铁儿和薛剑心中也很明白：

——就是因为方老大在，他们才能往能逃生的路向逃，而方狂欢总是能在敌人出现之前的刹那间嗅出敌人的来侵。

料敌机先，几乎就是对敌决定胜败存亡的枢纽。

老板很不高兴。

他觉得这几个“客倌”不信任他。

对他而言，这是一种侮辱。

老板娘却不在意。

她自厨房到饭堂，心情如穿花蝴蝶。

许是因为厨房的薪火照映之故吧，头上那一段青布束不住的几绺乌发垂在她的脸上，遮去了她一边眉毛一只眼睛，越发显得她美得有些神秘、媚得不食人间烟火。

“怎样？怕有毒呀？”老板娘笑着说：“在我这儿，就算是要杀你们，我也不会下毒来坏了我亲手做的菜肴。”

“你忙了一天，”方狂欢劝说：“也坐下来一道吃吧。”

旨在岔开话题。

“我呀……”老板娘在看老板的意思。

老板没什么意思。

他一向听老板娘的意思。

“一块儿吃吧，”薛剑突如其来地说“谢豹花。”

“吃，吃，”老板娘笑态自若地坐下，还招呼那两小伙计：“你们也一道来呀！”

遂而又笑着跟薛剑说：“什么花？你这人，不说话就一整天不作声，一说话就发花痴！”

她笑吟道：“这儿哪有什么花？一丈红开了到月桂，菊花谢了就芙蓉。”

薛剑蓦然喊出“谢豹花”的时候，方狂欢和朱铁儿都是微微一震，旋即便知道薛剑是故伎重施，要攻其不备地试一试眼前这个人物。

薛剑显然是多虞了。

可是谢豹花这个人物，绝对是他们三人所最恐惧的敌人之

一。

谢豹花是个女子。

一个名动天下的女子。

他们不认识这个女子，也从未得罪过她。

方狂欢所得罪的是张傲爷，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是“七帮八会九联盟”里，“豹盟”的盟主。他手下有三个特别不得了的人物：一个是阮梦敌，一个是谢豹花，另外一个，便是断剑先生段断。他们三人，前二人是他的门下弟子，第三人是他同门师弟。

张傲爷麾下出色的弟子自然极多，像“麻烦大师”麻太希就是一个，但这三个人却是“七帮八会九联盟”及“大连盟”在内二十七个派系的主持人都力争的对象。

因为这三个人无论加入哪一个派系，那派系实力与声势都会为之增大。

这些日子以来，方狂欢和他那班“小蚂蚁”的弟兄们惹怒了张傲爷，“豹盟”高手，倾巢而出，加上“豹盟”的亲密盟友“衣冠帮”一起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踩平了“蚂蚁窝”，方狂欢麾下的“小蚂蚁”，也似在巨人指下无可抵抗的一一被捺死。

不过“小蚂蚁”垂死反击，“豹盟”也折损了不少人手，“衣冠帮”还出动到正副帮主，才能把这一千胆敢挡车的螳臂辗碎。

可是，“豹盟”和“衣冠帮”始终拿不下“蚁王”方狂欢，还有他身边四名得力助手：薛剑、朱铁儿和顾皇飞、郭洞洞。

同样，“豹盟”也一直未曾派出谢豹花、阮梦敌和段断这“豹盟三杯酒”。

也因为这大半年来，“豹盟”联同“衣冠帮”的人都剪除不